

又碑文中有「東烏累關城」字樣，訪古錄遂謂劉平國所治之關城，即烏累國之關城，又謂其國屬地當北至今拜屬之明布拉克山，而建關於此。按烏累國在輪台之東策特爾南，決不能至龜茲北境建關。又此關在龜茲國東、烏壘西北，此若是烏壘國之關，當云西烏壘關，不得云東，訪古錄誤也。

又王國維劉平國治□谷關頌跋云：「蓋治關之誦本至『紀此』二字而止。東烏累以下因此關而旁記前作他關事，非此關又名東烏累也。」（觀堂集林卷二十，頁十一）。按王國維以『紀此』斷句，文義雖可通，但不如以「紀」字斷句，「此」字屬下文，文意較妥。碑文云：「十二日乙酉直建紀」，此處紀字雖可解作記事，但不如解作紀綱或次序較妥。漢曆每日之下紀建除並所值神殺，「曆家以建除滿平，定執破危，成收開閉凡十二日，周而復始，觀所值以定吉凶」（協紀辨方引曆書，流沙墜簡釋一，頁八轉引），此言「直建紀」，言十二日正輪次「建日」也，淮南天文訓言：「建除滿平主生」是「建日」為吉日，利於修建，故碑文言之。至是文義已完。「此」字當屬下文，與「皆」字相應。「此東」為一逗點，言此關之東，尚有烏累與關城，皆為將軍所作，烏累疑指博者克拉格溝水畔之石壘，以其色黑故稱烏累，與「白屋」、「紫塞」、「黑城」以建築物之顏色而得名者，同一意義，並非此關之名稱，與西漢時輪台東之烏壘國為漢都護駐所毫無關係。關城當即指克衣巴雜附近之舊城，名黑太沁爾，義謂漢人城，城距建關處約六十里，在關之南偏東，均旁博者克拉格溝水，沿岸之石壘亦在此綫上，因溝旁均為石積，不適宜於建城，故建關於溝口，而建城於平野。我又根據城中陶片，斷為紀元後二世紀之遺物，是城與關修建時代約略相當（設關在永壽四年公元一五八年）。因此，則此城與關及沿岸之石累，必為同時所建。如關為劉平國所建，則此累及城亦必為劉平國所建。碑文「皆將軍所作也」，用一「皆」字，可證劉平國不僅作關，還作城與累，故用「皆」字以統之。王氏未見原拓本，認為城下缺字當是「亦左」或「並左」二字，今據舊拓，「皆」字甚明晰，王氏誤也。

其次談到烏累與烏壘國問題。新疆訪古錄及王國維均以烏累由烏壘國而得名。訪古錄謂此地即西漢烏壘國所建之關，當然錯誤，已見前條。王國維謂東漢時莎車王賢分龜茲為烏壘國，烏壘仍屬龜茲，故仍有建關之事，但未說明東漢時劉平國所建之東烏壘關究在何地，今以時考之，似不相及。莎車王賢滅龜茲，分龜茲為烏壘國，是建武二十二年事（公元四六年），劉平國建關，為永壽四年事（公元一五八年），相距一百一十二年，如劉平國在莎車王賢時曾為之建關，則劉平國當時至少有三十至四十歲，至建博者克拉格溝之關時，劉平國當已有百五十歲左右，恐劉平國無此長壽也。今不從。

圖3 石鼓刻辭，出輪台西北二十里卡爾雅河畔。半埋土中，半露地面。作半圓形，圍約一·五，寬〇·六米。字體不可識，其曲折狀頗類古籀文。據本地人稱，一半為蒙文，一半為漢文，是露地面者為蒙文，而漢文尚埋於地中也。